

韦旭昇 著

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



中国文学在朝鲜

377

中国文学在朝鲜
宋旭升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水荫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375印张 3 插页 250,000字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70册
ISBN 7-5360-0519-9/I·472
平装本定价：5.05元

内 容 提 要

中国文学与朝鲜文学的交往已有近两千年历史。在朝鲜文学的古典阶段，它欢迎中国文学，将中国文学视作雨露、营养而引进。朝鲜古典文学日益发展、成熟、繁荣昌盛，同时深刻显现出中国文化丰富多采、芬芳馥郁的特点。

十九世纪，朝鲜开始直接（或通过日本）接受美国及欧洲文学的影响，中朝文学之间出现平行发展的关系。

本书探讨的主要是中国古典文学对朝鲜古典文学的影响。

文化交流的双向反应

——《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总序

乐黛云

交流总是双向的。过去，我们对外国文化在中国的影响作过不少研究，但对于中国在外国的形象、中国对外国的影响，以及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都研究得很不够。

其实，数百年来，中国文化已深深渗入西方文化之中，成为推动西方文化发展的重要契机之一。自1585年西班牙人撰写《大中华帝国史》以来，中国就以一个极其强大、发达、一体化大帝国的伟大形象出现于世界。这部书七年内就以七种语言出版过四十六次，可见西方对中国兴趣之一斑。十八世纪，中国艺术促进了欧洲艺术风格的转变，形成了欧洲建筑史上的“园林时代”。中国的陶瓷、装饰、丝绸及其他发明直接或间接推动了欧洲风习和制造业的革新。中国文学激发了伟大诗人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宏伟构想，他呼唤德国人努力理解中国文化，因为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十分重要、十分宝贵的组成部分。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成为西方文学中相当活跃的题材。诸如马洛的《人的命运》（法），

和巴拉德的《太阳帝国》(英)描写了北伐革命和抗日战争；庞德的《诗章》以中国为重要组成部分展开了人类历史的图景；卡夫卡的《万里长城》(捷)，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德)、卡内蒂的《迷惘》(保加利亚)、博尔赫斯的《歧路园》(阿根廷)等都将中国纳入其象征体系而在其民族文学中享有盛誉。庞德甚至认为：“中国诗是一个宝库，今后一个世纪将从中寻找推动力，正如文艺复兴从希腊人那里找到推动力。”当然，在西方文学中也不乏负面的中国形象，如沃珀尔的《象形文字故事集》、笛福的《鲁滨逊思想录》。

关于中国的研究早就构成了世界学术思想发展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伟大思想家孟德斯鸠、莱布尼兹、伏尔泰、布朗杰、黑格尔、马克思、斯宾格勒、韦伯都曾对中国的成就和弱点，特别是它的长期停滞作过深邃的探究。他们的思考至今仍富于启迪。俄国瓦西里耶夫院士的《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阿里克谢夫院士的《一部论诗人的长诗——司空图的〈诗品〉》(1906)都称得上是开创性的鸿篇巨制。其他日本、朝鲜各国对中国的研究著作就更是数不胜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苏、日涌现了一大批中国学研究者。他们对中国和中国文学的洞见常常开辟了新的研究层面。

的确，国外的中国形象有美有丑，中国对外国的影响时强时弱，在世界文化对话中，中国的声音或抑或扬……研究这一切，探索其规律，是一个很有吸引力、很富于挑战性的极待开垦的领域。首先，这对于客观、清醒地认识“自我”

有无法替代的意义。英格兰诗人彭斯早就祈望有一天“能以别人的眼光来审查自我”，当代理论家哈伯玛斯强调“互为主观”是突破封闭体系、更新重构的前提，因为在自己的体系中观察自己，很难发现问题。其次，这种研究又是很好了解对方的途径。两种文化的汇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这里首先发生的是—种“文化过滤”现象。任何文化接纳外来文化，都会摒除自己难于接受的部分而只作有选择的认同。这种选择往往出自本土文化的需要。人们由于无法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和不满，就会构造一个“非我”来与“自我”相对立，把一切理想的、圆满的，在“我方”无法实现的品质都投射于对方，构成一种“他性”而使矛盾得到缓解。这里起主导作用的不一定是对方的现实，而是我方的需求。欧洲“三十年战争”前夜的混乱时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绝望年代都形成了对中国美化和理想化的高潮就是一个明证。当然，有时“他性”也被投影为最黑暗、最可憎的负面形象而大遭挞伐，目的是增强“自我”的信心。因此，不断变化的西方的中国形象总是理性分析与虚构想像掺半，赞美与指责也都不全合乎实际。然而，正是这种“不合实际”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对方的钥匙。最后，还应看到两种文化的“认同”决不是靠一方的完全失去原有特色来实现，决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同化”和淹没，如果两方完全相同，就会失去“交流”意义，无法产生新的因素。“认同”，应是歧义在同一层面的“共存”，这种“共存”形成张力和对抗，正是这种张力和对抗推动事物前进。同时，这种“共存”中的外来文化又与过去不同，这里必然存在着大量“误解”、改造

(或曰歪曲)和变形。一种文化受益于另一种文化，正是通过这种“误解”、改造和变形，亦即本民族文化的折射来完成的。自觉研究这种“误解中的共存”对于理解文化汇合的规律及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显然都有重要意义。特别在目前所谓文化转型或文化重组时期更其如此。

我们奉献于读者之前的这套《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只是以上种种构想的一个方面，也只是一种初步尝试。丛书拟出十本，除今年作为国庆四十周年献礼的中国文学在法、俄、日、朝四本外，尚有明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在美、英、德、越、东南亚、东欧六本。虽只是初步尝试，这部丛书已得到多方面的关注。特别是年已八旬的世界比较文学大师法国艾琼伯教授千里迢迢专门为丛书写了总序。花城出版社更不顾亏损，慨然允诺承担全部出版任务。这一切都使我们深受鼓舞和感动。丛书由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共同编写，也期望能收南北呼应、通力合作之功。正是南京大学副校长董健，北大季羡林、杨周翰教授的大力支持，这一合作才得以圆满实现。一并在此深志谢意。

序

〔法〕艾琼伯

我在巴黎大学讲授法国十九世纪某一大文学运动（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是浪漫主义，也可能是象征主义）时，经过仔细地反复阅读文学作品和有关的学术著作，我对人们给我提出的课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当然，这里并未涉及到什么专门术语，而是讲述了一些基础性的文学通史及其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我也扼要介绍了文学巨厦中的各种倾向和流派，甚或小的文学团体。学生们专心地作了笔记。

报告以后，我声明：“我所参考与引证的文章都借之于你们称之为纪元前的中国文学。”这番话令四座皆惊。我觉得以这样的方式无可辩驳地指明了那些带着高傲口吻谈论“黄种人”的人是多么愚蠢而卑鄙；此外还肯定了我的一项研究成果，这项成果使我耗去了六十个年头，我尽可能多地研究了各国文学，以便从中证实我所称之为“不变的原则”：我们人类基本一致的无可辩驳的佐证。

我在《七星文库》所翻译出版的两卷盒装的三部伟大的

中国小说和其它作品都证明了这一点，这三部小说是《水浒》、《红楼梦》和《金瓶梅》。我主持编译的《东方知识丛书》，汇集了阿拉伯、孟加拉、古埃及、菲律宾、越南、日本、中国等国家的作品，在现有六十五种出版物中，中国作品就占十七种。我即将要翻译出版的是苏曼殊的作品，1988年年底要翻译出版陶渊明诗全集，还有一厚卷有关中国文明的书籍。即使这些作品还在印刷尚未出版之前我已离开人世，但出版协约已经签定。就目前我的计划的进展情况而言，一切合同至1990年底会全部实现。

况且，我的这套丛书以后也要出惹人喜欢、价格便宜的袖珍本，一切爱好中国文学的人，只要花几条烟卷——毒品——的钱就能买到这些书。以美攻毒，可见中国文学是多么了不起的戒毒之佳品！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巴黎

（钱林森译）

前　　言

从文化渊源上看，朝鲜古代文化属于汉文文化圈。在两国长期的相互交往和文化交流中，中国文学被朝鲜以热诚、友好的态度迎入国内。中国文学在朝鲜有悠久的历史，产生过深远的历史作用。

所谓“中国文学”，按传统的和目前流行的提法，是指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民族的文学。严格地讲，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也属于中国文学的范围。但由于它们和本文所拟论及的问题没有多大关系，这里略而不提。

另外，由于中国文学和朝鲜文学各自的古典阶段和两国文学各自的近、现代阶段之间，情况不一样，性质也很不相同。这里讨论的，主要集中在中国古典文学与朝鲜古典文学的关系。

这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它主要是一方对于另一方产生持久、深入的作用或影响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固然存在着相互的交流，但不是平均的“收支平衡”的交流。朝鲜古

典文学主要是接受者，中国古典文学一般是施予者。而主动的方面，则主要是朝鲜。即，朝鲜从其本身的历史和文化发展需要出发，长期以来，以极为热诚和勤劳的态度，认真不懈、持久深入地将中国古典文学引进到本国，使之在其本国的文化建设中产生了不可否认的、不可忽视的种种作用。大量文献显示出：朝鲜历代的千万件文学作品、千百个作家诗人，都是证明。

但是，自十九世纪后期，随着西方和日本势力向朝鲜的渗透、扩张，随着西方的科学技术、物质文明直接地或间接地（通过日本）进入朝鲜，西方精神文化也潮水般涌入朝鲜，朝鲜文学由和中国的单方面关系而改变为和欧美各国及日本等国文学的多角关系。从体裁到内容乃至语言，发生了一个深刻的变化。步入“世界文学”阶段。

与此同时，中国文学在大量吸收西方文化（有时以日本为途径）的情况下，在体裁、内容乃至语言风格等等方面，也产生了和朝鲜文学同属于一种性质的、情况类似的深刻变化。中国与朝鲜，由古典文学阶段上的施受关系，同时转变为近、现代文学阶段上的平行关系，并肩成为欧美文学的接受者，同步迈入“世界文学”范围。

很明显，在近、现代文学阶段上，中朝两国文学之间也有相互的（但为数不很多）交流。但这是完全不同于古典文学阶段的交流，不属于本书所要讨论的范围。

因此，所谓“中国文学在朝鲜”，实际是“中国古典文学在朝鲜”，这里的朝鲜是指十九世纪末以前的朝鲜，主要指朝鲜的古典文学领域。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中国文学得以传播并作用于 朝鲜文学的基础	1
第一节 地理条件及其他	1
第二节 政治关系	3
第三节 文化关系	10
第二章 朝鲜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吸收与利用	17
第一节 作品的输入朝鲜与传播	18
第二节 文学样式（体裁）的采取与借鉴	31
第三节 作品的变形与加工	74
第四节 主题、题材、故事、情节的仿效 与复现	90
第五节 文学作品人物的“客串”	177
第六节 艺术手法的引进与再生	193
第七节 思想、风气与流派的浸透 与吹袭	236
第八节 词语、辞藻、典故的吸收与利用	256
第九节 背景的假借与依托	287
第十节 文学批评的利用	306

第三章 中国文学作用于朝鲜文学的途径与结果	335
第一节 途径	335
第二节 结果	350
第四章 中国文学在朝鲜的余波和功过	357
第一节 余波	357
第二节 中国古典文学在朝鲜的功过	365
后记	376

CONTENTS

FORWARD

CHAPTER ONE

THE BASIS WHICH CREATED THE POSSIBILITY TO CONVEY AND SPREAD CHINESE LITERATURE TO KOREAN LITERATURE

- Section 1.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and the Others
- Section 2. Political Relationship
- Section 3. Cultural Relationship

CHAPTER TWO

HOW KOREAN LITERATURE TOOK IN AND MADE USE OF CHINESE LITERATURE

- Section 1. The Transporting and Spreading of Chinese Literary Works into Korea
- Section 2. The Adoption and Reference in Literature Styles
 - (1) Literary Works Written in Chinese
 - (2) Korean Vernacular Literature
- Section 3. The Style-changing and Processing of Literary Works
 - (1) On Sijo
 - (2) On Fiction

**Section 4. The Imitation and Reference in Motifs,
Themes, Stories and Plots**

- (1) Loyalty to the King
- (2) Theism
- (3) Warfare
- (4) Love
- (5) Hermitage and Pastoral Literature
- (6) Seeing off and Thinking of Kith and Kin
- (7) Frontier Fortress
- (8) Humanism
- (9) Resisting Foreign Nationalities
- (10) Nihilism and Its Changes

**Section 5. The Characters from Chinese Literary
Works to Korean Works as "Guest Per-
formers"**

**Section 6. The Introduction and Regeneration of
Artistic Technique**

- (1) Poems Written in Chinese
- (2) Korean Vernacular Poems
- (3) Telling Ideas and Emotions by Depicting
Things
- (4) The Description of Love
- (5) About Warfare
- (6) Expressions and Emotions

Section 7. The Penetration and Prevallence of

Thoughts, Tendencies, and Schools

- (1) The Combination of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ism
- (2) The Tendency of Pastoral Literature
- (3) The Tendency of Warfare Literature
- (4) The Tendency of Creating Personification
- (5) The Tendency of Writing Love Fictions
- (6) The Tendency of Making Literature Popularized
- (7) The Literary Schools

- A. "Seven Persons of virtue In the Bamboo Grove" and "Seven Persons of Virtue in Korea"
- B. "Jiangxi Poetry School" and "The Jiangxi Poetry School of Korea"
- C. "The Tendency of Modelling The Style on That of Ancients" and "Three Poets Using Tang Dynasty Poetic Style"

Section 8. Absorbing and Making Use of Words, Expressions, Rhetorics and Allusions from Chinese Literature

- (1) Words, Expressions and Rhetorics
- (2) To Spread Korean Vernacular Literature by Chinese Characters
- (3) Allusions From Chinese Works

Section 9. Making Use of and Depending On Chinese Background

- (1) China As Viewed by Korean Poets
- (2) The Legends and Fictions in Chinese Background

Section 10. Making Use of Literary Commentaries of China

- (1) Poetry Commentary
- (2) Prose Commentary
- (3) Fiction Commentary

CHAPTER THREE

THE WAYS CHINESE LITERATURE AFFECTED KOREAN LITERATURE AND THE RESULTS

Section 1. The Ways

- (1) Channels
- (2) Routes

Section 2. The Results

- (1) A Large Quantity of Chinese Character Works
- (2) A Large Quantity of Korean Works Taking China As Background Or As The Objects for Describing
- (3) A Large Quantity of Comments on Chinese Literary Works